

<<空灵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空灵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013397

10位ISBN编号：7547013392

出版时间：2011-1-1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简媜

页数：16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带着你的多情的心，赴约 古典诗中，我特别喜欢山水诗。

或许，跟幼年生长于山峦与海洋之间的兰阳平原有关。

在季节流转中不断变换的自然丽景，洗了我的眼，开了我的耳；夜晚自学校返家，一肩柔和的月光，一只突然跃过田埂的野蛙，比书包里任何一张考卷更能安慰年轻且茫然的心。

大学念梦寐以求的中文系，案头、床头书总有唐诗 宋词，台大醉月湖畔柳深藏雀，我爱大清早独自去湖畔诵诗，享受着与大诗人们共游山水的乐趣，千年百年的时间隔阂此时化成一尾知趣的蛇，静静缩在暗处，不出来惊吓我与诗人们的秘密约会；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苏东坡，我随他们登临山川，在亘古的苍茫里放牧灵魂。

马致远的《天净沙》曾选入中学课本，我这一代有很多学子被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倏地把一颗心弄老了几十岁。

这就是山水诗迷人的地方，年轻的身躯还在春天，但心灵已绕过好几个残冬，储蓄了千百年前诗人们的感慨：关于家国社稷、游子乡愁、生命抒怀、忆旧怀友……。

故朝阳般的青春时光竟同时展现了斜阳心情，明明是一个爱笑爱闹的少年，却好似心里住了个历尽沧桑的旅人，因那风中雀影的提示，想及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的黄鹤楼，竟叹息起来。

《空灵》书中所选的山水诗，乃刻意成全心灵之旅的写作意图，故不着重原诗解释，而是心心相印的读诗感受。

希望，这书能像路边的一块告示牌，字迹可能有些斑痕，甚至缺漏，但读得出最清楚句子是：依箭头指示，带着你的多情的心，独自往前走，不远处，有一群诗人等着与你共游亘古美景。

简媜 于2010年9月26日

## <<空灵>>

### 内容概要

这是对古之山水诗境的一次回拜。

在《空灵》里，简媜尝试撷取中国山水诗的悠然旷远意境，铺叙一趟心灵之旅。

全书以篇幅精短的散文组成，分为七卷，简媜则以第一人称分饰不同诗境中的旅人，于登山、踏野、游江、问樵、访叟、怀古等过程中，探问生命之谜，追寻内在的净土。

<<空灵>>

作者简介

简媜 台湾宜兰县冬山人，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。  
她的文字典丽灵诡、极富天籁感与哲思悟想，总于饭蔬饮水洞见生命底基，于寻常花草窥视天堂之钥。  
曾获吴鲁芹散文奖、时报文学奖首奖等多项台湾文学大奖，被誉为台湾散文第三代传人，也是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。  
著有散文集《水问》、《只缘身在此山中》、《空灵》、《女儿红》、《红婴仔》、《胭脂盆地》、《私房书》、《下午茶》等十余种。  
其中《空灵》的叙事瑰美灵动、意境神妙超逸，演绎出中国独特的美学之境。

<<空灵>>

书籍目录

第一卷 【空山灵雨】天光草舍石径爪痕月在青草榻上布衣老人梦鼾第二卷 【大漠孤烟】霜了两鬓  
喝眼前的酒生与逝乃同一棵桃树一株行走的草第三卷 【轻舟剪水】一只翠玉镯山水远方有更美的天  
国船是背叛岸的听舟子说流水洒在窗台的白鹭那人走时，只有星光送他第四卷 【野鹿眠山草】高歌  
本分第五卷 【独钓寒江雪】一竿冷春风送网相忘于江湖第六卷 【潮打空城】孤寂眼中人带酒江月  
空城第七卷 【雪夜柴屋】一口闲钟雪夜柴屋谁来谁做主

## &lt;&lt;空灵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【卷一】空山灵雨 你以为野兽出没的山最险吗？

不， 你记得，空山最险。

【题西林壁】（宋·苏东坡） 横看成岭侧成峰， 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 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【天光草舍】 我在天光初透的草舍里醒来，不确定今日的晨光将指引我步上哪一条旅路。

昨夜独品的茶，已经冷却，像经过的每一处驿站，都应该离弃，让它们如秋天的黄叶落了，落在记忆的湖泊上。

鸟声如牧笛，催促它所放牧的旅人应该出门。

木门前的槐树，此时安静地等候苏醒，它属于春所放牧的。

我会记得曾经有一间草舍收容过我疲惫的身躯，曾经木门前有一棵小槐树，与春天订过约的，现在，我要出门了，它忘了跟我道别。

草径淹没我的足印。

隔溪岸，早起的村姑娘正在浣衣，我听不见溪水被她们的手指戏弄得怎样喧哗，但我瞧见那更小的姑娘在两棵桃树之间架起竹竿，此时正从浣衣女的手中接过一件衣裳，披在竹竿上像摊开年轻姑娘的心事。

那小的一定瞧见我了，她像小蛇钻进草丛一般蹲在姊姊的身旁，耳语，两双眼睛哆哆嗦嗦地望我，又假装正在专注地浣衣，以掩饰她们更神秘的耳语。

她们会怎样说起我呢？

“瞧！

他多老态哟！

大清早赶哪根肠子的路？

” “我打赌他还未喝小米粥就出门的！

” “他上哪儿去？

昨晚才进村的，爹爹说来了个客！

” “谁家的客？

” “你问他去。

” “你心急，你问他去。

” “我打赌他会再回来，说不准明儿早，咱们洗衣裳，又瞧见他。

” “哟！

看你洗衣裳，你美！

” “他娶亲了吧，这岁数早做爹了！

” “你问他去！

他过桥了，嘘，他在瞧我们…… ” “我替你问：嘿！

哪家的，我家姊姊有话问你…… ” “死丫头你！

” 她们这样议论我的吧！

但我知道，当桃花都开了春，她们会议论上哪儿买桃色的绣线针几件春衫；桃花流了水，她们还怕没处密谈吗？

赌哪一棵的桃子甜些，那赌输的定会噘着嘴说：“我顶爱酸的，怎样！

” 我但愿时光永远以亲昵的姿态流过她们的生命，带引她们安憩于桃花坞，健壮的神永远聆听天真的姑娘的耳语。

那么，我是不应该走上前去，告诉她们一个旅人的故事，我多么害怕惊扰等待中的花苞啊！

旅人应该往生命的群山走去，探测路的险巇，丈量峰壁上青苔的长度，并继续以剩余的力气叩问山的真面目。

【鹿柴】（唐·王维） 空山不见人， 但闻人语响。

返景入深林， 复照青苔上。

## &lt;&lt;空灵&gt;&gt;

【石径爪痕】 我履着野兽的爪痕，登上山的石径。

莫要惊扰什么了，在愈行愈深的山里。

这冬与春正在密谈的季节，连阴晴也不辨了，我单薄的一个凡人，又怎能从山草眠睡的姿态猜测雪的重量，及风的千军万马？

那爪痕又该是哪一头兽的？

是频频回头的梅花小鹿吗？

抑是村牛，歇工的时候踱着步，来到石径上擦它的蹄泥，以为了断当日的红尘，便可以老僧入定。

在忧愁尚未发现我，成天只知道追逐小牛犊取乐的年纪，有一天，星空下，那蓄着白髯的邻翁问我：“你这双脚将来要走长路的，考考你，打比方说，你现时要上大山，遇到两个人，一个呢也要上大山，另一个呢刚从大山下来，你问谁路呢？”

“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同，但故意很用力地想，要说个了不得的答案给他：“甭问路，爷，我熟！”

“我说别处的大山，你没去过的。

“爷，我问上山的。

他似乎有些惊愕，又和气地追问：“怎说？”

“唉，爷，有伴儿嘛！”

那下山的急急忙忙赶回家喽，有工夫说话吗？

上山的一个道儿，咱们一块吃大饼抓猪雏，还喝酒哩！”

他嗯哼地吟哦一会儿，遥望远空的星点，仿佛回想往昔的事件；又像凝眸草丛里的流萤，从幽微的火光中预见了什么。

“如果，你的伴儿落了陷阱，死了呢？”

“我不曾提防有此一问，觉得十分无稽，两个牛劲的人，会中什么陷阱？”

山能有多险，了不得像中猎枪的大黑熊，都倒地了，还看不准几根毫毛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会的，爷，我们气力够！”

“若会呢？”

“那……，那我替他堆土馒头，往后捎纸钱。”

我突然感到黯然，仿佛真的死了伴儿。

我想明早去敲顺子他家的门，我刚刚拿他当伴儿的，他若死了我舍不得。

“堆了土馒头之后呢？”

“之后，之后我就一个人走了，爷！”

他与我都静默了，好像星光照临的远村近舍，都成了大小的馒头。

长叹之后，爷说：“你要记得，问那下山的！”

“怎说？”

爷。

他的银须在月光下丝缕分明，每一根都隐藏一季风霜似的，而此时又安静而完整地成为他脸庞的一部分，再也想象不出银胡之前，那张红润的少年脸。

“下山的，摸清山的脾气，告给你哪里是崖，哪里是谷？”

你记到，年轻人仗着膀子硬，自以为抡拳就能扛山了，其实都是空拳，你以为野兽出没的山最险吗？不，你记得，空山最险！”

“我如今懂了，爷。”

看似平和的山，晨雾刚从山坳缓缓漫散，缭绕于苍翠的众树之间。

众树各依脾性，或占据崖岸，或落籍于峰顶，彼此相安无事。

同样在时间的流域里推衍各自的情节，以至于一棵猛抽绿叶的小山茶旁边，竟住着行将枯萎的老槐！”

山茶的嫩叶不能阻止槐叶的飘落，如同槐叶不能启示山茶的未来。

山只是静默，荣枯的故事，都在里面了。

爷，我懂您了。

在繁华的表象背后，每个人都是孤独者；指路人的话语依然留在耳内，但山已不是他登临时的山。

## &lt;&lt;空灵&gt;&gt;

惊险的是，在空寂的山林深处，爷，我看见自己的影子长满青苔。

【鸟鸣涧】（唐·王维） 人闲桂花落， 夜静春山空。  
月出惊山鸟， 时鸣春涧中。

【月在青草榻上】 歇宿在垒垒的石岩边，暮色看来像一匹稀薄的鱼网，网住了几颗幽微的远星，及一个游动的人。

蛇藤盘绕于树干间，我采来柔嫩的青草，铺设于地，今夜就结巢于此吧！

白日里拾阶而上，几经蜿蜒，倒也看出这山的走势；山势如一条游龙，峦与峦接合又相互推动，我藏身的这山便被另一座更丰厚的大山所怀抱，形成转弯的姿态。

两山之间的空隙就由瀑布来弥补，我必须登临得更高，才能亲闻初瀑的呼啸，此时在我不远之处，只是化身为山涧而已。

也许明晨，唤我醒来的，会是涧水那温柔的女声吧！

那么，晨间两位浣衣的姑娘，也与我共饮一条水了。

山底的村落已到吹灯时刻，她们已将心事折叠了，连同今日的衣裳放进柜子里吧！

村落在我眼下，已被深蓝的夜色拥抱着，偶有孤灯缓缓前进，那该是迟归的夜行者！

他以为自己最夜了，怎能测知还有更夜的人正目送他回归？

山的黑夜，让我分外沉静，从来不曾发现在完全的沉静里有一丝甘美，那味道不在舌尖，不在耳畔，也不在眼睛。

仿佛从我躺卧的青草茎里漫溢出来的，又像从遥远而又接近的地方，水溅在石岩上传来的一种回音，引起了甘美的想象。

但当我刻意去追索，青草与水声又失去原先的甘甜了。

我被自己欺蒙了吧！

沉静之所以可能甘美，是因为我的心与山悄悄结合了；而山何尝停滞过？

夜色的浓淡、星空里星子的移动、山涧的流畅、花树的翻覆，以及不知憩息于何处洞穴的兽的鼾声，共同和弦才完成山的笙歌——所有的生灵放弃了他们的武装，才得以如此静好。

我所体会的甘美，便是在无所欲求的心境下，成全了山又分享了山的馨香。

姑娘们窗前的桂花会在夜间飘落吗？

若我的胸臆已经呼吸了远村飘来的桂香，我也要欣然同意，她们也与我分享这一份静美了。

至于迟来的月与惊呼的鸟啼，就让山涧安抚他们吧！

山的笙歌不押韵，更能容纳弦外之音。

但那羞愧的月亮似乎为自己的莽撞感到不安，悄声地走了。

春山夜静，待我翻身，原来她已睡在我的青草榻上，忘了将灯吹熄。

【人月圆】（元·张可久） 兴亡千古繁华梦，诗眼倦天涯。

孔林乔木，吴宫蔓草，楚庙寒鸦。

数间茅舍，藏书万卷，投老村家。

山中何事，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。

【布衣老人】 海涛的繁忙，为了承载帆船。

蜂蝶的繁忙，为了探测花房。

平地里吹起野风，乃为了成全一种空旷。

但是，繁忙的心，你企求着什么？

山中一夜，无梦。

却被吹落在脸上的叶子拍醒，天光从蛇藤的臂膀之隙流泻下来，像千万只山灵的眼睛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

藤条似乎更老皱些，松萝从树干上款款地漫步于藤身，悬垂的丝缕，像遥远的往事，拂起我的记忆。

草榻经过一夜辗转，枯成干黄。

我仍记得昨夜沉静中所嗅出的甘美，带着青草的幽香，而现在，这些又都成为过去了。

得到的并不比失去的多，这该是生命里无法求全的难题吧！



## &lt;&lt;空灵&gt;&gt;

当时一心想要的，以为要到了就等同幸福，但是得到的同时所失去的东西，却留给后来的自己慢慢去遗憾了。

人，如何能预先成熟呢？

在当时当刻就能看穿得失的轻重，选择众人以为是“失”的，而能噤若寒蝉地等候它在未来成为“得”。

或者，寄生的此世，无所谓既定的得与既定的失？

两者不断互相牵动、更替，轮流作为“得”，也轮流作为“失”。

涧岸，掬水浣面，一股清凉逼走五内的浊气。

啊！

若我不曾沉醉于尘世里，此时如何能感念涧水赐给我的冷冽？

忽然，涧岩背后，传来窸窣的脚步声，我怀疑是一只睡渴了的小兽，待到眼前，原来是一位布衣老者。

他将一只木桶掷于涧面，自己嚙嚙地喝两口水，汲水，提着木桶走了。

竟不曾发觉我，好像我是一块多长出来的岩石罢了！

在深山里乍见人迹，我不知如何启口，想起这几日来，一直禁语着。

“啊——！”

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从嘴边涌现出来。

为了涧水，也为那位老者。

沿着水迹，拨开枝丫横生的茂林，眼前已不见老者，正在迟疑，忽然听得几声咳嗽，从侧边的密林传来，林间回荡着薄薄炊烟，老者已经生火了。

数间茅草搭成的屋舍，安静地在四季里养老。

庭前铺着木板路，大约是山中欠石，随手劈了枯木，参差拼着，久而久之，木板与泥土咬合了，走过来倒也稳健。

两棵高耸的老松算是院门，去岁的针叶随意散落，也不扫，也不扬，旧针新叶就这么上上下下缝出一小块人间。

我于松间小坐，拿不定主意是否与他招呼？

灶房外传来劈柴的声音，间杂着他使力的鼻哼。

我应该打扰他吗？

还是继续我的旅程？

但是，这格局逍遥的屋舍，又引起我的好奇，数间草舍住的是谁呢？

原以为会有稚子奔出，或老妇踱来，却只有晨风牵我衣袖，春阳都已经高挂了。

“老……老伯！”

”我站在他背后。

他回头，“啊！”

……人！

”吃惊地嗫嚅着，稀疏的白髯像松萝依附于朽木；眼神炯炯，似那潭山涧，倒叫我不知下文了。

“来，你劈！”

这块木头咬定斧头咧！”

”他突然伶俐起来，豹子似在灶前露身手，不必回头，已闻得粮食的香味了。

“我瞧瞧！”

……还不错，赏你粥吃！”

你提醒我骂那砍柴的，少捎这种硬脾气木头给我，十把斧头不够它嚼！”

咱们吃粥，我饿了！”

呵，大日头好，我晒死你这块坏木头！”

吃粥吃粥！”

”他摇铃似的一串话，倒让我拘在胸口的那套知书达理、待人接物，全轰了！”

竹桌上，一碟花生米，一盘酱瓜，两碗粥喘着白烟。

## &lt;&lt;空灵&gt;&gt;

粥气扑在脸上，恍惚间，竟错觉自己是草舍的少主了。

他也不招呼，仿佛什么事都不比吃粥重要，就算皇帝来了，也得等他喝完粥再说。

嚼花生米像嚼珠玉，眉也不皱。

猛地吐出一句话：“打哪儿来的，你？”

“我朝山外比了比。

“村来的！”

十八拐的还是三十拐的？”

“我一脸狐疑。

“咳！”

十八拐的我熟，三十拐的不熟。

我告诉你，十八拐的好人多，三十拐的肠子弯弯曲曲，专使坏！”

“我懂了，从草舍算去，拐十八次路口有个村；三十拐的也有座村。

他嚅嚅喝光两碗粥，忽然吊起一只眼觑我，好像在想极遥远的事。

啪！

他拍筷，桌上的花生米蹦出碟子。

“难怪眼熟！”

我那畜生，跟你一个大。

太阳出来啰，他打从东边出门，太阳滚到西了，他没回门，你瞧瞧，迷路了，我这么想。

这年头，做爹的一个样儿，做儿子的一个样儿；老的迷够了，换少的迷……”我停着，等他把话数全，但他挟花生米嚼，仿佛话都在里头了。

“你哑巴啦？”

不吭气儿！”

“他提掇我。

“我……我饱了！”

“饱啦！”

收拾收拾，干活去！”

他又豹子似的窜到另一间屋，提着一顶斗笠，操起一根扁担出门，走了几步，又走回头：

“我上三十拐骂人！”

你，自个儿管吃管住，洗碗、晒柴、打水、院子画一画，看着办！”

哦，别动那只鸡，我许人啦！”

“还是那身布衣，忽然灭了迹。

山中无岁月，却住着这么个老人，从他健步如飞的鞋法，看不出沾过多少泥沬。

洗碗、晒柴、打水、扫院子，照着办了，老爹。

掩在三两株桃树背后，另一间草舍里，我惊见漫散于地的书卷！

蛛网恣意牵连，山中潮气蒸出书霉。

缺页的，想必是翻读过勤断了线，如今道理拢不合了。

手批的朱字多已湮灭，遒劲的笔法不难看出少年血气，此时却如黄土岗上的点点鬼火。

一只鸡从书堆里钻出来，兀自朝院心踱去，也不啼。

才看见，鸡所窝藏的角落，蓬头散发着一幅字，鸡羽、尘垢已作了注疏。

兴亡千古繁华梦，诗眼倦天涯。

孔林乔木，吴宫蔓草，楚庙寒鸦。

下联呢？”

不见下文了，莫非拿去塞窗棂的潇雨，还是烹茶时的火信子？”

我掩门而出，有一股郁闷的冤气从胸内涌上喉间，终于沉沉地“啊——”了出来。

鸡啄松针，扒弄旧泥。

似乎暗示我，汉唐风流，都在它的爪隙。

下文呢？”

<<空灵>>

在这不欲多言的深山里。

日已西斜，出门的人尚未回门。

难道老的等过少的，捉得今日，换少的等老的？

柴房后，莽莽苍苍野林子，那两座书着姓氏名讳的墓，想必听出劈柴的刀法不是你。

但是，她比我更早知道，你许了一只鸡给她；而另一个人，他一日不回门，老爹爹，你一日不赏他粥吃。

.....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简媜，是《台湾文学经典》最年轻的入选者，也是台湾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。  
——中国新世纪读书网

<<空灵>>

编辑推荐

简媜描摹中国山水诗独特的美学之境，当三毛离我们远去，现在我们枕边放着的，是简媜。振衣于千仞岗、闲坐于江岸，听流水为你说书，登山、踏野、游江、问樵、访叟、怀古于每一首山水诗中邂逅一位旅人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